

民國十周年紀事本末

民國十週紀事本末卷一

武進許指嚴編纂

(一)革命原始

揭竿夜呼。響應四起。數月之內。全國景從。由專制一躍而入共和。中國革命之速。誠世界所不及矣。雖然在人人心理中。固有早知中國之革命。一發而不可遏者。何以故。則以亡清之政府。久已醞釀成熟故。夫滿清入關以來。岐視漢人。恣行荼毒。排滿者之論調。早有以激刺人心。而晚近兩朝。牝后嬖寵。盜竊政權。百度紊亂。賄賂公行。陽託立憲。實益專橫。重權屬之親貴。顯宦授之旗員。窮極驕侈。恣情淫樂。匪但不爲人民謀幸福。吾民有所請願。反禦之如寇讎。外人有所挾求。則奉之若神明。媚外以圖苟安。借債以營私利。割地喪權。全不之顧。且以爲惟一政策。我四萬萬神明之胄。將致斷送其種子於外人之手。猶且執迷不悟。日逞其殘虐之淫威。不曰格殺勿論。則曰盡法嚴懲。我人民何不幸而罹此無辜之慘毒哉。蓋至是而革命熱潮。膨脹迸裂於吾民腦中。不可須臾緩矣。歐洲當十八世紀以前。壓制之毒。以法爲最甚。而革命之劇。亦以法爲最烈。而

滿清專制橫暴，不亞於魯意第十四。其政治之腐敗，且遠軼於法。吾同胞能不起而謀反抗乎？噫嘻！統世界觀之。我中國專制之成立最早，而其運獨長。二千餘年來，政治日趨專制。至清已完全無缺憾矣。於是霹靂一聲，震撼大地，舉二千餘年君主所組織之完全專制政體，一旦摧陷而廓清之。鬱之既久，發之必昌。民智發達，行且與列強雄長全球矣。

革命者流血之成績也。流血者革命之代價也。爲變更國體以漸享和平之福故，不得已而出於革命。然非流血不能成革命之功。此亦時勢之無可如何者也。大凡革命之所由起，莫不因其政府專制太甚，人民不勝其牛馬之勞，魚肉之苦，乃起而與君主相反抗。君主之神智者，順其勢而利導之，遂爲君主立憲之國。若其愚暴者，逆其勢而壓制之，遂爲民主共和之國。此萬國政治進化之公例。我中國夙以專制名於世界。近世以來，更加乾綱不振，宵小盈廷，強隣又環伺其側，國幾不國矣。有志之士，知非革命無以立國。故十餘年前，粵人孫文，創立興中會於廣東，糾集同志，首倡義舉，事洩遁於英格蘭。是爲中國革命之嚆矢。時龔照瑗爲英使，誘囚之於使館，卒以計函達康德利，得

免於難。自是周歷全球。鼓吹之聲。一唱百和。未幾而有史堅如謀刺粵督德壽之事。自是厥後。唐才常起義於武昌。吳樾謀炸五大臣於天津。徐錫麟槍斃恩銘於安慶。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。其起於安徽。則有大通之變。起於廣西。則有鎮南關之變。起於雲南。則有河口之變。前蹶後興。革命潮流。漸被益廣。至清宣統三年。乃有溫生財槍斃孚琦。陳敬嶽謀刺李準。廣州攻燬督署之事。黃興實爲之倡。衆寡不敵。致戰鬥而死者。二百二十餘人。斯亦慘矣。然黨人所以經營慘澹。艱苦備嘗。肝腦塗地。再接再厲。不遺餘力者。亦惟求政治之改良。爲人民增幸福耳。而清政府漫不加察。猶復借鐵路國有之名。以行其借債自利之計。奪商民血本。喪土地主權。遂致川鄂湘粵。同起反抗。終以措施武斷。激成川省風潮。自是人民心目中。咸蓄革命觀念。故武昌首義。各省追踵迭起。不數月而五色國旗。已遍及於全國也。

(二) 武漢起義

晚清數年。官吏之防範革黨。真可謂無微不至。及宣統三年。春。廣州事起。官場益覺寢饋難安。四月間。清廷又電各省督撫。嚴爲防範。其時鄂督瑞澂。召集軍警長官。飭令偏

行查察。適有鄂垣龍神宮查獲槍械事發。官界益形惴慄。比秋八月初旬。風聲益緊。初九日。迭接內外各電。咸稱革黨潛伏長江一帶。將聚鄂起事。並連合軍隊援應。瑞澂卽飭軍警各界。妥爲查防。連日調集特別巡警。右路巡防隊。警務公所消防隊。第八鎮工程營。守衛督署。十三日。瑞澂照會張彪。飭馬隊八標。喻化龍入署駐防。十四日。巡警道王月莊。飭省垣內外各區及漢鎮之警務公所。各派巡警分赴武漢各碼頭。嚴諭輪划一律至夜八點鐘停渡。並傳飭城門巡警於七點鐘閉城。非有暗號不開。十五日。瑞澂又通行文武。一體嚴爲防範。督署於晚六點鐘卽閉轅門。馬隊八標一標大隊移駐轅門內大堂前防守。張彪特飭四十一標一營兵士。於晚七點鐘分巡賓陽門一帶。混成協統黎元洪。亦親率本協步兵。分巡武勝門外及塘角沿江一帶。十六日。瑞澂由電話傳集參議鐵忠。統制張彪。巡警道王月莊。於署內會議籌畫會防事宜。復開秘密談話。是日。戒嚴益亟。督署一三三四正堂及五福堂會議廳辦公廳。概係特別巡警隊營兵各荷槍巡防。正二門頭門。均有陸軍步隊撤夜駐紮。凡在署辦公。無論員司夫役。均由庶物員須給火印腰牌。非此不得任意出入。漢陽兵工廠爲製造軍械火藥之地。向係

道就近拿獲二十餘人押赴武昌。至晚十一時。統制張彪在司令處查防。礮隊退伍。正目鄧某報稱革黨秘密機關三處。一小朝街九十二號。一八十二號。一八十五號。張立稟瑞澂派巡防一隊。警察四十名。併督轅衛兵數十名。由張帶同往緝。先入九十二號。黨人正在收拾子彈。被獲八人。同時圍住八十二八十五號。被拿二十七人。內有女黨員龍韻蘭亦被獲。並搜獲藥彈多箱。軍械甚夥。解交督署。其中彭楚藩係陸軍巡警正兵。被護兵認識。立傳鐵忠訊明。殺於東轅門。又報一處在雄楚樓北橋高等小學堂間壁洋房。當搜捕小朝街之時。亦一面派兵警至該處。適室內燈光輝映。正在印刷告示。繕寫冊藉。拘拿五人。餘逸於屋頂。同時黃土披千家街小雜貨店中。炸彈爆裂。軍警趕至。黨人四逃。店中一人面目焦灼。雙睛迸出。仰地呻吟。詢爲楊宏勝。殆因試驗炸彈所致。又搜出炸彈十餘隻。雙筒手鎗數桿。馬刀十餘柄。是夜。督署內又發見炸藥一箱。當查獲教練隊學兵二人。供認不諱。瑞澂卽令殺於署內。是時闔城震驚。據瑞澂電奏。凡拿獲黨人七十三人。

至十八日夜。拿獲黨人。搜出名冊。各營兵名列黨籍者。忿恨交集。十九日夜九旬鐘。條

四十一標二營駐戍。瑞澂以該營管帶威望太輕，特派混成協統黎元洪駐廠以備非常。城外塘角爲民舟舶風之所，窮民衆多，最易藏奸。向紮有混成協馬隊十一營坐鎮。此時復派湖隼雷艇開赴該處停泊。湖鶚雷艇則在兵工廠江岸停泊。此外長江船隊楚謙、楚同、楚有各艦及本省巡防艦隊楚材、楚安、江清、江泰一律停泊武漢江面。生足火力磨擦礮位。臬司馬吉樟恐有破牢之舉，飭各級審廳看守所責成所官率司法警防範。並電由右路巡防隊撥弁兵一隊在模範監獄前後守衛。武昌候審所亦由陸軍分撥少數兵目駐紮。此次起事以前，官場之警防不可謂不周矣。宵知主動者卽所防範之人耶。官場不達公義，不諳時勢，徒以束縛爲能，至此技窮矣。

十七日搜查益形嚴密。十八晚八點鐘，巡防隊統領陳得龍在漢口英租界拿獲革黨劉汝夔、邱和商。當卽送押督署。先是俄租界寶善里寓居四人，三人無辯形跡秘密。是日二人他適，忽有炸烈聲，火光騰屋而上。俄巡捕至，其二人亦先遁。捕頭電知洋務公所吳元凱，起獲炸彈手槍旗幟印信等件。忽報二人被巡捕拘留。關道齊耀珊電達督署，飭吳元凱會同夏口廳王國鐸將人贓一併提至道署。訊供多人，復電督轅飭巡警

聞工程第八營左隊營中喧爆炸裂。同時猝起。咸擊下肩章。袖纏白巾。以同心戮力爲暗號。督隊官阮榮發等出阻。被衆槍斃。步隊二十九三十兩標。殺管帶隊官共五人。相繼起事。宣言殺戮滿奴旗人。商民速自閉門。決不相涉。當時攻楚望台。與旗兵巷戰。斃旗兵百餘人。巡警見勢甚盛。各棄佩裝而逃。十句鐘時趨火藥局取子彈。十五協兵士亦齊集大操場。攜帶子彈。相與聯合。協統王得勝。飛電張彪。彪束手無策。置不答。乘隙而逃。該協長官均逃散。既得火藥局。悉運子藥至蛇山下關馬廠諮議局旁。直撲督轅。其時督轅之礮馬二隊。得信先變。正與衛隊巡警消防隊互攻。工營繼至。即在署旁縱火。並投炸彈。瑞澂聞各營已變。巡警全逃。惟教練隊衛兵巡防隊等數百人。斷不足恃。先令教練隊護送眷屬。暫住兵輪。及署前火起。遂棄城而逃。藩署祇有衛隊數十人。先攔在二門外互相槍擊。旋二門已毀。衛隊堅守銀庫。藩司連甲。翻情逃去。法學交涉三司。皆未受擾。鹽道署祇把守其庫銀。巡道署祇奪收其軍火。勸業道高松如。尚在官錢局。即在外圍守。自十時半起。礮隊八標。即架礮三尊。於蛇山高處高觀山。正對督署。裝開花鋼彈。轟燬督署頭門。及督練公所屋一間。藩署號房二間。並王府口乾記衣莊。

不夜茶樓附近二十餘家。直至至十一時始停礮。時則大事已定。惟未有首領。衆議以混成協統黎元洪當之。乃趨黎寓所。要求出爲代表。黎諾之。遂擁爲鄂軍政府大都督。以諮議局爲軍政府。舉湯化龍爲民政總長。是夜。派兵守藩庫。官錢局。儲蓄銀行。度支公所。財政公所等處。槍聲徹夜不絕。於是武昌省城全爲民軍所領矣。是役也。軍律綦嚴。滿人旗奴外。不妄殺一人。當時巡警抗拒。致斃數人。嗣以聞風逃遁。亦不株戮。城門出入如常。惟需詰問而已。

革命進攻時。條理井然。布置捷當。尤可欽佩。蓋時以三十二、二十九兩標四正隊內分二十九標一正隊。至四十一標會合。取子彈。合攻督署。餘三隊撲滅本標旗人後。直至督署會合。以八鎮工程營兩正隊。佔領楚望台。中和門。隨時分佔保安門與望山門。俟礮隊進城後會合。隨繞城直攻督署。以三十一與四十一兩標之八支隊會合。就四十一標子彈。至集合點與本部會合。進取鎮司令處。直攻督署。以混成礮工輻進武勝門。礮隊佔鳳皇山。餘撲藩署後。以半至武昌府漢陽門。繞佔平湖文昌二門。至督署會合。由藩署分支者。隨佔領官錢局及儲蓄公所。以作財政處及糧台。以八標礮隊三營督

隊至中和門。二營向子藥庫取子彈。一營在半路接應。子彈到手。以一半運送進城。餘一二兩營。分紮白河洲保安門外一帶。以防軍艦。以三十二標三支隊。掩護礮標二營。進取子藥庫後。隨時進城會合本部。進攻之大略如是。初見滿人卽行殺戮。嗣經都督黎元洪傳令。不準城內放礮。免傷平民。不得妄殺滿人。有傷人道。自此秩序益整。二十日黎明。蛇山滿駐民軍。星旗招展。軍容甚盛。諮議局前亦建星旗。測繪學生及陸軍小學生荷槍助戰。軍政府出示安民。傳令商店照常交易。民間極表歡情。

漢陽於武昌。勢如犄角。卽得武昌。卽遣軍渡漢陽。先至兵工廠。聲稱張彪派來保護之兵。廠中信之。民軍分守各地。仍令照常工作。及瑞澂派人到廠領取鎗彈。民軍抗不允付。廠中始知被民軍所佔。紛紛鼠竄。總辦王壽昌遁走上海。民軍仍開廠。廣招工人。優給工資。晝夜趕造。以供軍事之用。兵工廠與鐵廠毗連。鐵廠爲張之洞與盛宣懷所創之商辦公司。盛宣懷入資最厚。總辦李維格一琴。方在北京。聞變專車回廠。其夕。廠已爲民軍所有。拘留李維格照舊辦事。漢陽知府先時已逃。於是不勞一砲。不血一刃。全領漢陽。

漢口租界鱗比稍一不慎，卽釀交涉。二十一夕，土匪在漢口華界乘機縱火，意圖搶劫。紳商報知軍政府，立遣數百兵馳至，會同保安會一面救火，一面拿辦搶匪。匪徒聞風逃遁。軍政府乃推大江報館主筆詹大悲爲軍政分府，駐守漢口，並令全鎮商店照常開市。

民軍既得武漢三鎮，敦請地方紳耆組織軍政府。大綱分司令、軍務、參謀、政事四部，各有章程。都督總其大成，並於教育會公同議決，推舉各部部長：湯化龍、舒體鑒、胡瑞霖、呂達先、沈維周、萬聲揚、黃中愷、張國溶、阮敏嵩等。一時聲望素著之士，咸與其列。因定名爲中華民國鄂軍政府。一切命令皆以軍政府名義宣布。宗旨則以興漢滅滿保商衛民爲主。一般社會均表歡迎。

附安民布告

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布告：今奉軍政府命，告我國民知之。凡我義軍到處，爾等勿用猜疑，我爲救民而起，並非貪功自私。拯爾等於水火，振爾等之瘡痍，爾等前此受虐，甚於苦海沈迷，只因異族專制，故此棄爾如遺。須知今日滿賊並非我漢

家兒縱有衝天義憤，報復竟無所施。我今爲此不忍，赫然首舉義旗，第一爲民除害。與民戮力馳驅，所有漢奸民賊，不許殘孽久支。昔食我等之肉，今我寢賊之皮。有人急於大義，速宜執鞭來歸，共圖光復事業。漢家中興立期，建立中華民國，同胞無所差池。士農工商爾衆，定必同逐胡酋。軍行素有紀律，公平相待不欺。我親愛愿同胞一律靜聽無疑。（餘布告從略）

初民軍猝起，各國領事恐其含排外性質，各籌自衛之計。及民軍佔據漢口，舉動文明，軍政府且宣告各國領事，所有漢口外人之生命財產，一律由軍政府保護。於是外人對於民軍之感情，頓加欽服。且於外人往來武漢間時，軍政府必派人護持，絕無阻礙。外人益信不疑，故領事團宣告中立。

是時民軍雖據武漢，而清軍陸續南下。先劇戰於劉家廟，又戰於三道橋。民軍皆捷。清軍降者頗多。九月初，又戰於漢口，而馮國璋之兵至矣。自後屢戰屢停，直至十一月間，和議有成約。段祺瑞奉袁世凱電，清軍始漸撤退，而武漢之受創實較他處爲甚。

（三）各省光復

鄂省各屬聞武昌起義後。次第響應。八月二十七日。宜昌爲民軍佔領。黃州府亦於二十九日投誠。市面平靜。安陸府於九月初派代表到省請兵。十月八日恢復。襄陽府亦於十月八日反正。九月下旬。由宜昌軍政分府。攻取荊州。駐防將軍聯魁。左翼副都統恆齡。初頗抗拒。嗣以援兵不至。乃要求日領事及法國主教沙市稅務司。出爲媾和。訂約七項。大約勒繳槍彈。一律保護。不傷其生命財產。乃於十月二十八日。開城迎降。自是除漢陽以上沿鐵路地方。猶屈於總督段祺瑞權力之下。至十一月十一日始完全退去。此外皆歸民軍掌握矣。

湖南長沙聞鄂訊。巡撫余誠格猶竭力防範。適有前瀏陽會匪首領焦大章。陳作新二人。稱係奉孫文命令。囑來湘組織起義。乃與新軍聯合。八月二十九日。全城光復。焦陳二人。自充正副都督。新軍所推之譚延闓。遂暫隱晦。顧焦陳實會匪故態。革黨中並無其人。舉動與文明制度乖謬。卽本省紳士軍人。亦頗猜疑。乃開會數次。密謀去之。九月初三日。新軍與巡防隊互相齟齬。大起暴動。幾至開戰。陳知不免。乃自行交卸副都督。並謀逃走。初四日。焦黨仍舉焦爲正都督。不舉副都督。焦遂不萌去志。初十日。北城外

和雲公司。因低弊過多。一時應兌不及。大起謠風。擁擠數萬人。紳學界堅請焦出城彈壓。焦不允。陳督衛隊六十人往。新軍殺之。持其首赴都督府前。請焦出詢。立推斬之。於轅門外。乃迎譚延闓爲都督。歡迎萬歲之聲。聞數十里。譚乃以禮葬焦。陳參訂各種法規。湘省大定。

湘省各屬之光復。除辰沅永靖等處。稍費時日。其餘固望風而至。然會匪出沒其間。或藉軍政府之名。肆意招兵募餉。或結滇黔交界之土匪。竟行劫掠。此戢彼興。人民亦頗受驚恐。直至十月抄。澧沅等處始受譚督命令。悉歸平定。

江西九江府於九月初二日。卽爲民軍佔領。衆舉標統馬毓寶爲九江都督。警電至南昌省城。闔城恐怖。贛撫馮汝駉戰守均無定策。紳商各界發起保安會。相持五日。協統吳介璋等起事。馮撫避匿。全省官員逃去。十二日。馮撫將印信交出。衆舉吳介璋爲都督。旋有彭程萬者。自稱奉海外孫文委命爲贛軍都督。吳督恐擾人民。遂允避讓。惟九江馬督抗議不服。彭程萬自知不安其位。宣言辭職。人民遂迎馬毓寶爲贛省大都督。大局始定。

安徽於九月初有新軍謀變之謠。朱撫家寶從事遣散。至十八日。諮議局主張宣布獨立。推舉朱家寶爲都督。旋於二十一日有九江派來之總司令官黃煥章。兵站長顧英。嗜利爭權。遂起暴動。朱家寶縋城遁。商民大受其害。因議長寶以丑。殺代表吳春陽。人民大不平。鄂軍政府聞之。乃撤去潯軍。海陸軍總司令官李烈鈞來皖攝行皖督。衆旋舉孫毓筠爲都督。事稍定矣。忽有黎宗嶽受大通商民之推舉。亦挾右都督希望。與孫大起齟齬。既而紳商各界贊成孫氏。至十一月初四日。始得正式履任。布置政制。皖省漸定。

浙江聞義師四起。全省震動。九月十三日。諮議局議長請增撫早日宣告獨立。以免慘殺。增撫不允。十四日。敢死隊新軍等攻撫署。立即光復。旋公舉湯壽潛爲浙江大都督。十五日。民軍與旗營開戰。頗有夷傷。既而貴翰香等勸導。始繳械投誠。編入民軍。十六日。商店一律懸掛白旗。照常開市矣。湯都督勵行軍民財警各政。浙省大定。嗣因南京臨時政府任湯爲交通總長。乃復舉蔣尊簋爲浙江都督。

福建自聞湖北起義後。將軍樸壽竭力防範。宣言甘與全城漢民同歸於盡。於是諮議

局議長劉崇佑與之交涉。樸壽固執不從。九月十八夜。民軍推許崇智爲總司令官。與旗營劇戰。互有死傷。十九夜。旗兵不支。滿總督松壽自盡。將軍樸壽被殺。遂公舉新軍統領孫道仁爲大都督。布政安民。部署大定。

江蘇光復。以上海吳淞爲先。蓋上海原有民軍機關。九月十三日。民軍先入閘北警局。旋縱火道署。立卽佔領。是日一部份民軍。卽攻擊製造局。守局防兵起而激戰。至十四日。始爲民軍佔領。舉陳其美爲滬軍都督。遂出布告。照會各國領事。吳淞口亦定。推李燮和爲軍政分府。自是上海一部份。已完全光復。蘇屬士紳。知機勢勃不可遏。決定宣告獨立。

九月十四夜。民軍五十餘人。專車赴蘇。往說蘇撫程德全。程允之。卽將江蘇都督印呈進。撫轅立懸新旗。文曰中華民國軍政府江蘇都督府。興漢安民。城市徧懸白旗。蘇州完全光復。惟南京未下。且聞江督張人駿有派兵來襲之謠。軍政府乃爲先發制人之計。議決聯合江浙軍。進規金陵。時南京士紳。請於張督。以保令全城生命爲辭。張督大集百官會議。張勳首先反對。鐵良王有宏等亦不允。新軍遂與江防營衝突。至九月十

五日而戰事遂開。第九鎮統制徐紹楨力持慎重。然情勢日偪。日緊。十八日。新軍由秣陵關進攻。十九日。苦攻一晝夜。以子彈不足。未能得手。自二十五至三十日。江浙軍會合鎮江軍進行。初九初十兩日。血戰肉薄。張勳兵力漸不支。十一日。民軍奪得紫金山。張督使人議和。要求四事。一不傷人民生命。二不殺旗人。三准張勳率所部北上。四准張人駿鐵良北上。徐總司令答復。謂一二四件可允。惟第三件萬難應允。十一日晚。張人駿鐵良張勳相率逃去。十二日。城內全豎白旗。民軍始入城。議舉程德全爲都督。移駐南京。未至之前。林述慶暫代。然軍政民政。頭緒紛岐。人民頗受其害。直至十二月始定。

江蘇各屬光復。頗少夷傷。惟淮安徐州二處。稍有波折。徐州則因張勳佔據故也。

雲南於九月初九夜。協統蔡鍔。統帶羅佩金。唐繼堯等密謀起事。初十日。同攻督署。十一日。遂公舉蔡鍔爲統領。宣布獨立。滇垣既定。蔡都督乃馳電各屬府州縣。令其即日反正。毋勞戎馬。並通電各省督撫。冀從獨立。早定大局。頗爲一時所傳誦。

貴州聞各省起義後。卽於九月十四日。由新軍及政黨學界。齊集諮議局。宣告獨立。兵